



文化补充读物

白毛怪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这套通俗文化補充讀物，主要是編給初学文化的工農羣众看的。

本書主要内容是：反映祖國社会主义建設新氣象，歷史故事、民間故事、战斗故事、新人新事、自然科学常識，以及工農羣众的通俗寫話和苏联介紹等。此書編寫的要求，故事生動，內容新鮮充實，都具有現實教育意义；同時，在形式方面，要求生動活潑，多种多样化；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不常用字和筆划較複雜的難字，酌加注意字母，不必要的生字，盡量省略不用。

每冊字數，均在六千字到一万二千字左右。一般都用四号正楷字橫排，并且根据文章內容需要，每冊插圖若干幅，努力做到文圖并茂，使工農廣大羣众喜聞樂見。

文化讀物从現在起，開始和廣大初学文化的工農羣众見面了，希望能及時听到讀者同志的宝贵意見。

！

1956年10月

、孫灣鄉丰收在望 二里溝出現妖精

孫灣(×ㄣ)鄉的治安主任、支部書記孫勇進，從縣城回來了。他背着打得整整齐齐的，像他在部隊時一樣的方塊背包；仍用他那習慣了的革命軍人的樣子，挺着胸，兩只手臂(ㄣ\')自然而有力地擺動着。在他一個人走路的時候，一向是很喜歡唱歌的，今天他却沉默起來了。他腦(ㄣㄣ)子裏想着：回家后怎樣傳達縣公安局召開護麥會議的精神和發動羣眾幫助治淮民工家屬的收割問題，“如果不發動好羣眾幫助民工家屬收麥，使民工安心工作，按期完成今年的蓄(ㄣ\')洪工程，麥收後汛期到來就遭殃了。……”他一面走着，一面反覆地思念着李縣長在護麥會議上的講話。

當他走近孫灣西地的時候，看到一望無邊金光閃閃的麥子，心窩(×ㄣ)裏像虫爬一樣，高興極了，腳步也不自主地放慢了。他順手摸着路邊沉甸甸的麥穗(ㄣㄣ)，自語地說：“這麼粗大，簡直像谷穗。”



他又走了不远，看见在不少地塊里，扔(口ㄥ)着好多麥捆，還沒拉回去，他呆住了。这是咋回事呢？地里除了一堆堆的麥捆，和一片因熟而垂下头了的麥子外，空蕩(ㄉㄤ)蕩的連一个人影也沒有。

“啊！”他輕聲地驚叫一声，想道：“真奇怪，为什么不把麥捆(ㄉㄤ)子拉回家呢？天不黑怎么全不干活呢？”这时他有點生气了，头上直冒火星。他解開了上衣扣，敞着怀，匆匆忙忙地向村子走去。

他越走越急躁(ㄉㄤ)，額上的汗珠直往下淌。当他走到二里溝边，便想跳下去洗洗臉，解解熱，只

見溝邊散飛(ㄟ\)着不少的鷄(ㄐ |)鴨(| ㄩ)毛。他一立脚，又被什麼發膩(ㄋ | ')的東西滑了一下。仔細一瞅，像是一截什麼腸子，還有些碎骨頭。他想許是什麼野蟲子在這裡吃鷄了，所以他不在意地洗了洗臉，就急忙朝家裡走了。

當他走到家門口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街上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他用力推了推自己的大門，關閉得簡直如鐵打似的結實。他一面拍打，一面喊着：“娘！快開門”。

正在屋裡悶坐著的勇進娘，被這猛然的扣門聲驚呆了，脊梁骨直冒冷汗，站着聽了一會，等她確信是自己兒子的聲音時，才定了定神，出來開門。

“你可回來啦。這些天娘心裡晝夜不安。——咱那熟透了的麥子快拋撒完了。”勇進娘一開門就嘮叨起來。

“怎麼還沒收割呢？”勇進問。

“唉！你只顧(《×')去開會，哪曉得家裡的事。”孫大娘一面進屋點燈，一面不停地說：“男人們治淮差不多都去光了，本來活就足夠干的，想不到從大前天夜里起，西地的二里溝邊，出了個‘白毛怪’……”

“啊！‘白毛怪’什麼‘白毛怪’？”勇進用驚異的眼光瞅着娘。



“什么‘白毛怪’！头有箕斗那样大，浑（厂×ㄣ）身長着白毛羽，什么都吃。二里沟边满地都是它吃掉的残骨碎肉，吓（厂ㄗ）得莊上人，夜里不敢去地。每天吃罢清早飯才敢下地，天不黑就回来了。一到天快晌午，麥子晒得崩干，只要一動着它，麥子就往下流，唉……！”

“你咋知道的呀？娘。誰見過呀！”勇進听娘說的時候，就想起他在二里溝邊見到的情景。心里想到：这里边不一定有‘怪’但可以肯定是有‘鬼’——有坏人在搗鬼。

“誰見過！这回可不是謠（丨么）言，玉申、玉玲、香菊——好些人都親眼見過。白天还有不少人去燒香呢！听说秀菊那孩子愁得連飯都吃不進去。”勇

進娘气喘喘地敘述着。

“我去問問秀菊去。”勇進向娘說了一聲就往外走。

“你白天再去好不好，人家都吓得早關門啦，你偏要黑夜里去找釘子碰。”勇進娘向他指責似的說。

勇進冷笑了笑，沒吭聲只管往外走。

“你这警鏢頭，眼前是滾油鍋，你也要跳進去嘗嘗啥滋味！”勇進娘疼愛而又生氣地咒罵起來。

二、捉妖的愁腸百結

談鬼的飽受虛驚

秀菊是孫家灣村新當選不久的妇联(力|弓)主任，今年才十九歲，別看她年紀輕，一年前可就入黨了。工作積極，就是工作經驗少，這兩天因發生了‘白毛怪’的事，真可把她急壞啦。昨天夜里，她約了玉申和几个青年婦女想去看看‘白毛怪’究竟是真是假，沒等走到地里，不知誰尖着嗓子叫了一聲，就都拔腿跑回來了。今天一早她就叫羣眾去幫助民工家屬割大麥，把嗓(公尤)子都喊叫啞了，求爺告奶的到了晌午，才算把人集合得差不多，下午天不黑大家因怕‘白毛怪’就又不干了。吃晚飯的時候，她媽媽把飯端到嘴邊，她也不吃，只是望着油燈發呆：



“大麥連粒帶穗掉得这么厲(ㄌ!)害,再不赶快收割完,經過抗旱、防澇、施肥……一年的勞動成果就全被糟蹋了。怎样向正在治淮的民工交代呢?”她难过的这样想着,淚珠子順着臉頰滾到了下顎,又滴到了胸前。她左手的食指在嘴里曲伸着,几乎被咬出血來了。她由于难过,激起了一股力量,她猛地跳起來,把椅子狠狠的向後一摔:“再找找玉玲、玉申去……,这一回非去看看‘白毛怪’究竟是啥东西!”她这样想着。于是把灯一吹就向外走。她走到屋門口又躊躇起來:“玉玲、玉申……都是胆小鬼,一有風

吹草動，就吓得想哭叫，自己一人去吧，那就会更……”她立刻又洩气了，重新點上燈，對着燈光又繼續沉思着。

“唉！碰的巧，要是勇進哥在家該多好，他啥也不知道害怕。他一出去好像‘鬼’都躲着他走。”

“秀蘭！”隨着喊聲屋門‘吱’地開了。“勇進哥！”秀蘭喜歡得跳了起來，熱情的雙手抓着勇進的手，兩只大眼睛在瞅着孫勇進的臉說不出話來。勇進也被她這冒然的舉動，弄得不好意思的紅着臉微笑着。秀蘭當覺察到自己由於激動而過分的舉動，羞得慢慢松開了手問道：

“你啥時候回來的？知道不知道‘白毛怪’的事？”

“剛（《尤）回來。听我娘說過了。我就是來問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誰看見過？”

“見過是有人見過。”秀蘭把昨天和玉申等去偵察的情況講了一遍，最後說：“我曾壯着胆子向那東西一望，果然頭有斗那麼大，一搖一擺的，我見大家都跑了，我也跟着跑了回來。

“照你說這也許真的是‘怪’吧！”勇進有意向她取笑地問。

“我……”她不好意思的笑起來：“我弄不清楚，反正有點糊（厂X'）塗（云X）。”

“秀蘭，我給你說，在真相沒有弄清前你覺得奇怪，甚至會懷疑真的有什麼‘鬼怪’，到事情弄清楚之

后，你將會覺得自己太傻瓜了。我今年二十三歲了，跑過好多地方，根本沒有見過什麼‘鬼怪’。只有一次，在我十五歲的那一年。”他開始給秀菊講起自己的一段故事來：“在一個黑夜里我獨自一個人進城給我娘買藥回來，當我快走到亂葬（ㄇㄨˋ）墳時，就想起了才吊死三天的孫四老婆的新墳（ㄣㄣˊ），便害怕起來。俗話說‘怕鬼有鬼’，一點也不假。我正担心的走着，忽听一聲驚（ㄐㄧㄥ）人的叫聲，我打了一個寒噤，猛一抬頭，就看見在吊死的孫四老婆墳上有一個披頭散髮，滿臉烏青的東西，兩手拿着什麼東西亂舞着，我頭上直冒冷汗，兩條腿也軟了起來。我想壯壯胆子從旁邊跑過去，誰知我這一跑，倒被這‘東西’發覺了，它在我身後飛似的追趕起來。我爹呀娘呀的哭叫着，一口氣跑進家閉上門，就栽倒地上了。那個‘東西’在門口用手裡的東西敲打着門嚷起來。……”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秀菊着急的問道。

勇進沒有馬上回答又繼續向下講着：“我爹出來后，先在門縫里向外看了看，這一看，他可氣壞了，他拿出小扎鞭（ㄗㄧㄢ）開開門，二話沒說就向那‘東西’身上打去，一打那‘東西’却叫着跑了——原來是李莊的女瘋子。”

兩人都笑起來了。

“那你說這回的‘白毛怪’會是什麼東西呢？”

秀菊問道。

“現在很難說，不過，可以斷定不是鬼。”他稍微猶豫一下，“走，咱倆去找玉玲、玉申……開個小會，然後再決定辦法把它弄個水落石出！”

“你先前邊走吧，我一會兒就去，咱倆要是一齊去，多嘴的王玲又該說咱們倆……”

勇進笑了笑走了。

三、大壇主興風作浪 白毛怪露出原形

虽然是麥收的時候了，但深夜的風吹得有些發寒。孫勇進獨自一個人在二里溝的一個塚子上貼伏着，覺得兩腿酸（ㄣ×ㄣ）疼（ㄣㄣ），冰涼的濕地怎么也暖不熱，這時他才發覺他僅穿着一件單衣出來的。他呆呆的向前望着，兩眼直瞅得發昏，却什麼也沒有看見。他用勁閉上眼休息一下，這樣再睜開眼時視力就可以強一些。他剛合上眼就又急忙的睜（ㄣㄣ）開了，向前一看，見前面不遠的地方真出現了一個白東西，和秀菊介紹的形狀一模一樣，在麥地里一搖一擺地挪動着。他靈機一動，托起槍向那白東西的旁邊“八勾”一槍，那白家伙立即栽倒在麥地里。



“捉活的！”他敏捷地跑了上去，麥粒子直隨着他的脚“利利”的响。

他跑到后，只見那白东西躺着不動，他托起槍走近一步，大声喝道：“不准動！”那家伙还是不動不响。他正怀疑，忽然感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在麥叢中騰空而起的扑了上來，他急忙將身子向旁边一閃，一个黑影餓狼似的扑了个空跌倒了，手中的尖刀也被摔掉了。孫勇進正要向前去捉，不防被另一个黑影狠狠地抱緊了腰，勇進就地一滾，用尽全身力气，把那家伙摔在地上。接着四周人声喧（丁山弓）嚷（日尤丫）着。

“举起手！”

两个黑影一个也沒有跑出，霎時就被四面圍上來的人們綁（ㄣ尤）了起來。这原來是秀蘭、玉玲、玉申等受了勇進的指示，在四周埋伏着的，听見槍响就都跑